

新 視 野
中華經典文庫



近思錄

名譽主編

饒宗頤

導讀

楊祖漢

譯注

楊祖漢

許惠敏

中華書局

名譽主編

饒宗頤

導讀

楊祖漢

譯注

楊祖漢

許惠敏

近思錄



中華書局

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

近思錄



導讀

楊祖漢



譯注

楊祖漢 許惠敏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

電話：(852) 2137 2338 傳真：(852) 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wabook.com.hk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印刷

深圳中華商務安全印務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平湖鎮萬福工業區



版次

2015 年 7 月初版

© 2015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規格

32 開 (205 mm × 143 mm)



ISBN：978-988-8310-97-5

出版說明

為什麼要閱讀經典？道理其實很簡單——經典正正是人類智慧的源泉、心靈的故鄉。也正是因此，在社會快速發展、急劇轉型，因而也容易令人躁動不安的年代，人們也就更需要接近經典、閱讀經典、品味經典。

邁入二十一世紀，隨着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斷提高，影響不斷擴大，國際社會也愈來愈關注中國，並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國、了解中國文化。另外，受全球化浪潮的衝擊，各國、各地區、各民族之間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和，也都曾空前地引人注目，這其中，中國文化無疑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相應地，對於中國經典的閱讀自然也就有不斷擴大的潛在市場，值得重視及開發。

於是也就有了這套立足港臺、面向海外的「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的編寫與出版。希望通過本文庫的出版，繼續搭建古代經典與現代生活的橋樑，引領讀者摩挲經典，感受經典的魅力，進而提升自身品位，塑造美好人生。

本文庫收錄中國歷代經典名著近六十種，涵蓋哲學、文學、歷史、醫學、宗教等各個領域。編寫原則大致如下：

- (一) 精選原則。所選著作一定是相關領域最有影響、最具代表性、最值得閱讀的經典作品，包括中國第一部哲學元典、被尊為「群經之首」的《周易》，儒家代表作《論語》、《孟子》，道家代表作《老子》、《莊子》，最早、最有代表性的兵書《孫子兵法》，最早、最系統完整的醫學典籍《黃帝內經》，大乘佛教和禪宗最重要的經典《金剛經》、《心經》、《六祖壇經》，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中國最古老的地理學著作《山海經》，中國古代最著名的遊記《徐霞客遊記》，等等，每一部都是了解中國思想文化不可不知、不可不讀的經典名著。而對於篇幅較大、內容較多的作品，則會精選其中最值得閱讀的篇章。使每一本都能保持適中的篇幅、適中的定價，讓普羅大眾都能買得起、讀得起。
- (二) 尤重導讀的功能。導讀包括對每一部經典的總體導讀、對所選篇章的分篇（節）導讀，以及對名段、金句的賞析與點評。導讀除介紹相關作品的作者、主要內容等基本情況外，尤強調取用廣闊的「新視野」，將這些經典放在全球範圍內、結合當下

社會生活，深入挖掘其內容與思想的普世價值，及對現代社會、現實生活的深刻啟示與借鑒意義。通過這些富有新意的解讀與賞析，真正拉近古代經典與當代社會和當下生活的距離。

(三) 通俗易讀的原則。簡明的注釋，直白的譯文，加上深入淺出的導讀與賞析，希望幫助更多的普通讀者讀懂經典，讀懂古人的思想，並能引發更多的思考，獲取更多的知識及更多的生活啟示。

(四) 方便實用的原則。關注當下，貼近現實的導讀與賞析，相信有助於讀者「古為今用」、自我提升；卷尾附錄「名句索引」，更有助讀者檢索、重溫及隨時引用。

(五) 立體互動，無限延伸。配合文庫的出版，開設專題網站，增加朗讀功能，將文庫進一步延展為有聲讀物，同時增強讀者、作者、出版者之間不受時空限制的自由隨性的交流互動，在使經典閱讀更具立體感、時代感之餘，亦能通過讀編互動，推動經典閱讀的深化與提升。

這些原則可以說都是從讀者的角度考慮並努力貫徹的，希望這一良苦用心最終亦能夠得到讀者的認可、進而達致經典普及的目的。

「弘揚中華文化」是中華書局的創局宗旨，二〇一二年又正值創局一百週年，「承百年基業，傳中華文明」，本局理當更加有所作為。本文庫的出版，既是對百年華誕的紀念與獻禮，也是在弘揚華夏文明之路上「傳承與開創」的標誌之一。

需要特別提到的是，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慨然應允擔任本套文庫的名譽主編，除表明先生對本局出版工作的一貫支持外，更顯示先生對倡導經典閱讀、關心文化傳承的一片至誠。在此，我們要向饒公表示由衷的敬佩及誠摯的感謝。

倡導經典閱讀，普及經典文化，永遠都有做不完的工作。期待本文庫的出版，能夠帶給讀者不一樣的感覺。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一二年六月

目錄

《近思錄》導讀

〇〇一

卷一 道體

〇二五

卷二 為學

〇九四

卷三 致知

一八二

卷四 存養

二三二

卷五 克己

二七〇

卷六 家道

二九三

卷七 出處

二九九

卷八 治體

三一七

卷九 制度

三三八

卷十 政事

三四八

卷十一 教學

三六九

卷十二 警戒

三七七

卷十三 異端

三八八

卷十四 聖賢

四〇一

名句索引

四一九

《近思錄》導讀

楊祖漢

一、《近思錄》的作者及成書

香港中華書局編選《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用意是活化古代經典，讓當代的華人，尤其是年輕朋友認識優美的傳統文化，把古代中國人的智慧表現在當前的生活上，體現華人有其深厚的文化傳統而與其他文化不同的特異處，這當然是非常有意義的文化事業。

《近思錄》是南宋朱熹（公元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年）邀約呂祖謙（一一三七一——一一八一，東萊先生）共同編纂的，書名取自《論語》「切問而近思」之意。¹朱子的序云：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

1 《論語·子張》：「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治人，與夫所以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概，以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沉潛反覆，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

據此序可知，《近思錄》是南宋孝宗淳熙二年（一一七五）夏天十天左右編成的。朱、呂二人會面，是因為呂祖謙有鑑於朱子與陸九淵（一一三九—一一九三，象山先生）二人學術見解不同，於是邀約雙方見面論學，這便是有名的鵝湖之會（一一七五年六月）。朱、呂二人在會前見面，短時間便編出了影響後世非常深遠的《近思錄》。此時朱子四十六歲，思想見解已經成熟。²對於北宋四子的學問見解，朱子年輕的時候就已經潛心苦讀，從四十歲到編撰《近思錄》的數年間，朱子對於周敦頤（一〇一七—一〇七三，濂溪先生）、張載（一〇二〇—一〇七七，橫渠先生）、二程（程顥（一〇三二—一〇八五）、程頤（一〇三三—一一〇七），即明道先生、伊川先生。以下簡稱四人為北宋四子）的著作，作出精當的注釋與講解，並且作了

2 朱子的思想見解得以成熟，是在他研討中和問題的時候，也就是他提出中和舊說與新說的幾年間，即三十七歲到四十歲的時候，而朱子在四十歲後的思想變化則不大。

嚴格的考訂³。由於他對北宋四子的思想理解與文獻蒐集已經花了很多的時間和工夫，所以可以在呂祖謙來訪的短暫時間內，根據北宋四子的語錄、文集等精選了六百多則，並作了系統性的分類。此書雖然是朱子與呂祖謙共同編纂的，但朱子應該處於主導的地位，後世學者大體將《近思錄》視為朱子個人編纂的作品，認為書中體現了朱子對於北宋四子的理解；然而，呂祖謙在此書的選材上也有相當的發言權，《朱子語類》有兩條有關的記載，可說明此點：

一、近思錄首卷難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於後，正謂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如頓兵堅城之下；卻不如語孟只是平鋪說去，可以游心。（《朱子語類·論自注書》）

二、陳芝拜辭，先生贈以《近思錄》，曰：「公事母，可檢『幹母之蠱』看，便自見得那道理。」因言：「《易傳》自是成書，伯恭都摭來作閫範，今亦載在《近思錄》。某本不喜他如此，然細點檢來，段段皆是日用切近功夫而不可闕者，於學者甚有益。」（《朱子語類·訓門人七》）

3 據王懋竑《朱子年譜》，朱子在乾道六年（一一七〇）至淳熙二年（一一七五）的著作甚多，有關宋明理學的有《論孟精義》、《西銘解義》、《太極圖說解》、《通書解》，又編成《程氏外書》、《伊洛淵源錄》及《近思錄》等。參考《近思錄》（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三）書中嚴佐之的〈導讀〉。

第一條是討論《近思錄》卷首有關道體的文字，他提出此卷義理深微，似乎開首便給了讀者一個難關，不合於「切問而近思」的宗旨，於是朱子請呂祖謙為此作一些說明⁴，可見朱子對於呂祖謙在編纂本書中的地位是相當敬重的。第二條是有關程伊川的《周易程氏傳》（簡稱《易程傳》）的問題，從這條的記載可知，在編纂《近思錄》時，朱子本來不主張選入《易程傳》的一些文字，但由於呂祖謙堅持，朱子就不反對。文中言「段段皆是日用切近功夫而不可闕者」，可知不只有關「事母」一條。在《近思錄》中有相當多《易程傳》的原文，不止是上引有關家道的部分，很多卷也有。朱子對於《易程傳》當然很肯定，就如上條所說的，但他也有作出批

4 呂祖謙為《近思錄》所作的序云：「《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近而驚高遠，躐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大意是說：卷首所錄的文字是有關宇宙生化的活動，以及生化的本體與人的道德實踐的根據，所謂天道性命問題，這是探討一切的存在之根據與價值之根源問題的學問，義理很深奧，應該不是初學者能夠明白的，但如果初學者不知道這種學問的終極目的所在，就容易迷失方向。故在《近思錄》卷首先列出這些文字，讓後學知所嚮往，也是必須的，但這並不是要初學者好高騖遠。呂祖謙在文中有讀《近思錄》先用功於其他各卷，最後才讀卷首之意，朱子也有此意（如云：「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見《朱子語類·論自注書》。

評，認為伊川此書是藉《易經》的卦象來講人事之理，並不符合《易經》的原意。或許《近思錄》中收錄了那麼多《易程傳》的文字，是出於呂祖謙的堅持。故對於《近思錄》，仍須看作是朱、呂二人合編的著作。

此書把北宋四子的重要言論與著作選為十四卷的專書⁵，十四卷中每一卷皆有一個獨立的篇名，在《近思錄》編成的時候，本來並沒有加上篇名，後來的《近思錄》注本則大都加上篇名，所加的篇名雖有不同，但大體差不多，都是根據《朱子語類》中所載朱子有關《近思錄》的一段話加上的，朱子說：

《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為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朱子語類·論自注書》）

後來刻印的《近思錄》，有些按照原書不列篇名，只在每卷卷首說明大意，如宋代葉采《近

5 一般都會把邵雍（康節先生）視為北宋重要儒者，與周、張、二程合稱為北宋五子。而《近思錄》則不收邵雍的文字，可見在朱子心目中，邵康節的學問見解並非儒學正宗。

思錄集解》⁶；有些直接採用朱子上文所說的綱目，如清代江永的《近思錄集注》；有些把朱子所說的綱目加以簡化，如清代張伯行的《近思錄集解》。

二、《近思錄》的內容思想

（一）《近思錄》的「天人合一」思想

據朱子的說明，十四卷的《近思錄》等於把北宋重要儒者的思想言論分成十四類。由於選擇精要、分類嚴謹，此書可說是把北宋儒者的內聖外王的學問規模、重要見解做了系統性的鋪排。《朱子語類》有兩條云：

6 嚴佐之、程水龍認為葉采的《近思錄集解》每卷都有篇名，除卷首與朱子所說者相同外，其他都有修改（見《近思錄·導讀》（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三，頁九）），但此說恐誤。韓國翻印的葉采注本並無篇名，只在卷首以小字注解表達每卷的主旨（《心經·近思錄》（首爾：保景文化社，一九九五））。如果葉采原來已有各卷的篇名，韓人翻刻時不可能把篇名去掉，有篇名的葉采《近思錄集解》，篇名應是後來所加，並非原本。

一、《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朱子語類·論自注書》）

二、或問《近思錄》。曰：「且熟看《大學》了，即讀語孟。《近思錄》又難看。」（《朱子語類·論自注書》）

朱子認為《近思錄》可以是四子書的階梯，即是說讀懂了《近思錄》，就可以進一步了解《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的義理，這是朱子謙虛或推崇聖人的說法，⁷其實《近思錄》所記載的宋儒義理，是四書的進一步發展，其內容涉及天人性命之道，並不像四書般平易近人，故上引第二條的《朱子語類》便有《近思錄》比四書難看，學者讀了四書才能讀《近思錄》之意。

關於先秦儒與宋明儒思想的異同，當代牟宗三先生有非常清楚的表達。⁸他說孔子的思想

⁷ 有學者認為此條所說的四子是指周張二程，並非四子書，此說恐怕不對，因為說周張二程四子是六經的階梯，並不恰當。而朱子的《論孟精義》完全是用周張二程的說法來解釋論孟原文，而《四書集註》也大量引用周張二程的說法。故說《近思錄》是四書的階梯，在義理上說當然是可以的。

⁸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一冊，綜論（臺北：正中書局，一九六八）。

主要是踐仁以知天，而仁與天在《論語》中的表達是有距離的，但宋儒則認為仁與天是「一」。孟子的主旨是盡心、知性以知天，心性天在孟子的表達中也是有距離的，而宋儒多認為心、性、天是「一」。《大學》「格物致知」之說，本意並不清楚，伊川、朱子則把它規定為即物以窮其理，這樣理解就成為宋儒重要的實踐工夫論。《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又有「至誠盡性」之說，天命與性在《中庸》中也未明言是「一」，宋儒則認為天命即是性，天道流行，人、物都以天道為性，而聖人所表現出來的生命的真誠，就是天道在人生中的表現，故「誠」也就是天道。從以上所說，可知宋儒的確能契接四書的思想主旨，而又作了進一步的發展。故此，對於朱子所指《近思錄》是四子書的階梯之說，應倒過來了解，即了解了四書之後，如果要進一步體會儒學義理，必須要讀《近思錄》。

宋儒義理的發展主要是認為人生命中所表現出來的道德心、道德之情與無條件為善的道德行為，所根據的固然是人的道德本性，但此性是與使一切存在能夠存在，或說使一切存在能生生不已的天道，是同一的。此所謂天道性命相貫通。此說一方面使人的道德實踐的活動具有天道生化的意義，另一方面為天道的生化提供了道德價值的說明。故此，人努力實踐其道德本性時，就同時與宇宙的生化及一切的存在相感相通。既然人的道德本性就是使一切存在於能不已地存在的天道本身，故當人從事道德實踐時，他的實踐範圍不能只限於人類，而一定要求「親親仁民愛物」，甚至認為成就了天地萬物的存在才算是個人自己的完成。